

搜索着我们过去的历史（节选）

今晨一个朋友到这里来，说青年会有个姓冀的出了一张通告说，聂耳洗海水澡溺死了。

我即刻去找冀君，因为东京的乡友们全都避暑去了，打电话也来不及，便和冀君马上搭车到藤泽。在车里我心里还想，也许你约着李君们到车站来欢迎我们，或者我们到李君家，你正高兴地拉着提琴。最不济也不过被浪卷进去之后又打救起来，此刻睡在床上静养哩！海水固然有威力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淹死，但千万人之中难道就偏偏降临在你头上吗？

然而你，我是知道的，当我同着冀君、李君及你住所的李君朋友滨田实弘家一家大小男女，送着你的尸体到火葬场，耳！多么凄凉啊。我叫掀开棺盖，里面的人如果真是你的话，那么永无再和我们立在一道的时刻了。

不是你是谁呀，特别张开的你说是生来听音乐的耳朵，右颌下拉提琴磨起的青块。耳！不是你是谁呢。耳！你还能挣扎起来？起来吧，起来，跳起来，唱起来。笑吧，然而你的脸青肿，七窍流着血。一丛山花在你脚下。你是永远这样地躺着了啊！这悲惨的结局，永远决定了你一生和你一生的命运。

我像做着梦，一个可怖的噩梦。

在上海时，我做过这样的梦，梦见你死了。你的尸体静谧地躺着，我的心阴暗恐怖，我抱着你哭起来。醒来时一身冷汗，心还跳着。然而不久隔邻早间的钢琴声，清脆地鼓到我的耳膜上来，我于是笑了，那是你早间必做的功课啊！

噩梦是会醒的，醒了是快活的。然而，耳！到了这恐怖凄凉的高峰，以素来的习惯，素来做梦的习惯，此刻应该是醒了的。

然而这噩梦竟长久地延下来了。

完了！完了！仅23年的生命，完了！使未曾爆发的才能完结了你平生的一切。

耳，刚出头的天才，刚发光的巨星，你竟这样地与世永辞了。

人间永不再得的好友！老母再盼不归的爱儿！社会伟大的天才，人类的明星，新时代的歌者，开路的先锋，此后叫人们再到何处去找你这无涯的遗憾？叫人们怎样消受啊？

你悄悄地来到这动乱的时代里，你唱出了最明亮的歌声。然而这歌声，还没有宏大发扬时，你又悄悄地随海水的泡沫消殒了。但是千万人唱着你的歌，即便死后你的灵魂是不会寂寞的。上帝待你太残酷，群众是不会辜负你23年的苦千奔忙！

狂乱动荡的时代正奏响着你的歌声。

搜索着我们过去的历史。直到现在，即使被人称做铁石心肠的我，投笔竟也不能不颤手了！

——节选自《聂耳全集（增订版）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/2011年出版）

聂耳与张天虚：烽火岁月里的友情

二〇二二年是聂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，这位人民音乐家用手中的琴弓划破苦难中国黎明前的黑暗，用胸中的呐喊发出中华民族的浩荡心声。与他短暂一生为伴的，除了永恒的音乐，还有烽火岁月中与「左联」青年作家张天虚（原名张鹤）惺惺相惜的珍贵友情。

聂耳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在日本不幸逝世，张天虚只身前往现场确认、收殓、火化，处理了聂耳的后事，于七月二十七日撰写了这篇文章，深情地回顾了他与聂耳在昆明、上海、北平、日本的数度交往，体现了两人之间诚挚淳厚的情谊。



1931年4月12日，聂耳（右）与云南同乡好友张天虚在上海兆丰公园